

阳 泉 文 史 资 料

第 二 辑

· 石评梅专集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阳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5年5月

责任编辑：刘建功

目 录

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志·····	邓颖超	(1)
石评梅传·····	李庆祥 孙祥栋	(3)
二十年代山西的一位女作家·····	张恒寿	(84)
二十年代的女教育家石评梅女士·····	商子和	(94)
同窗学友话评梅·····	陈家珍	(100)
忆少年评梅·····	张芝庭	(111)
评梅和她的顺义姝娘·····	石润兰	(135)

石评梅作品选

红鬃马·····	(137)
母 亲·····	(149)
战 壕·····	(159)
社 戏·····	(162)
致全国姊妹们的第二封信·····	(165)
祭献之词·····	(168)
我告诉你, 母亲·····	(170)
《红鬃马》人物考证·····	祥祥 (172)
石评梅笔下的山城·····	李庆祥 孙祥栋编绘 (181)
照片(六幅)·····	任端祥 葛葆庆等 (232)
后 记·····	(238)

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志

邓颖超

书目文献出版社嘱我为本世纪二十年代名女作家石评梅作品集题写书名，立即在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件难忘的往事。在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我已知高君宇（名尚德）同志是我党北方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主管宣传工作，但未见其人。那是1925年1月，高君宇同志在上海参加我们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返回北京的途中，他特地在天津下车，到我任教的学校里看望我，因为，他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来看我并带一封信给我，这样我们有缘相见，一见如故，交谈甚洽。高君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相识的，两人欢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于是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周恩来同志之间热诚的“红娘”，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我和君宇同志的那次亲切的会见，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温和而又沉着，内心蕴藏着革命的热情，而从外貌看上去也较为成熟的青年。

在同年的3月间，我正在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突然听到君宇同志逝世的噩耗，深为悲痛，极想能够见到他的情人——石评梅女士，给予安慰。数日后，在北京大学旧址法学院的礼堂，举行高君宇同志的追悼会。由赵世炎同志（中共北方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主管职工和宣传工作，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7月在上海被捕

遭杀害)主持,我去参加追悼会,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和迫切的愿望,希望能够见到女作家石评梅。但是那天出乎我的意外,评梅女士并没有参加追悼会,可能因为她悲痛过甚而不能参加。但是,在追悼会会场的正中悬挂着评梅女士抄录的君宇同志自题像片的那首诗,作为她悼念君宇同志的悼词。因为,我和恩来对高君宇同志和石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但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同志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君宇同志由于工作关系,一人独居,无人照料,阑尾炎发作后,因耽误时间而恶化以致不救长逝的。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仰慕高、石之间爱情和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总希望能有机会和石评梅女作家见一面,然而,石评梅女士由于失去君宇同志悲伤过甚,约三年后,她自己离开了人间。我始终未能同石评梅女作家有一面之缘,至今仍引为憾事。北京解放后,我也曾与一些同志和青年一代几度到陶然亭,凭吊高、石合葬的碑墓,我向同行的人们讲述了高、石的爱情和革命事迹。由于对高、石俩人的仰慕和同情,缅怀之思,志今犹存。虽我们两对四人,已有三人长逝了,作为幸存者的我,有机会能为石评梅作品集题写书名,深感欣幸,故不计字迹拙劣,乐于题写。

1982年7月下旬于北京

石评梅传

北京陶然亭公园的湖心岛上，有一座双碑并峙的坟墓，这是著名的“高石之墓”，当地人又称之为“鸳鸯冢”。那左边的墓碑上，刻有“春风青冢”四个篆书大字，这就是二十年代著名的女作家，山西才女石评梅的墓葬；其上首埋着她的情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高君宇同志，在高的墓碑上，刻着石评梅生前亲手撰写的碑文，上款是二十六个苍劲有力的隶书大字：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下款是楷书小字的批注：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

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最后的落款是石评梅的签名。

陶然亭的这块墓地是高君宇生前自己选定的，石评梅遵照情人的嘱托将他埋葬在这里。石评梅女士失去了高君宇同志，由于悲伤过甚，三年后，也离开了人间。好友们为成全她“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死后愿并葬荒丘”的遗愿，把她埋葬在高君宇的墓旁，成为时人仰慕的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楷模。

石评梅不只是严肃、深沉地对待爱情与生活道路的女青

年，而且还是对爱情与生活道路作过深入思索，加以激情的熔铸，从而写出许多动人的文学作品的作家。^①她的文学才华，曾在新文学的星空里闪过令人瞩目的白采。只可惜“薰兰早摧，璞玉易折，造物忌才，文章憎命”，评梅女士过早地离开了人间。然而，在她迅忽的生命中，却给世人留下了数十万言精粹的文字和千古传诵的爱情佳话，以及永久怀念的情思……

一、玉女仙姑降尘寰

石评梅，山西平定人。祖籍平定小河村。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农历八月十九日）生于平定州西关大石头沟。（附录一）取名汝璧，乳名元珠，字评梅。其父石铭，字鼎丞，号“山岳髯生一石”，清末举人。石铭中举之后，朝廷原定放任清河县正堂，因他性格耿直，不善趋炎附势，送礼走门路，所以仍然留任在家干吃几担小米。原配早殁，续弦白氏，“不惑”之年生子。先在城外开馆教书，后被族亲举荐赴赵城任儒学“教谕”，不幸白氏患肺疾病故，又娶平定上城李家之独女为继室，翌年生下评梅。

石举人的大院，座落在平定西关大石头沟马路的南边，进了石堤门口有两棵老槐树的便是。虽然李氏生下女孩，但豁达开明的石举人并无男尊女卑之见，当看到女孩两只圆圆的大眼环视周围世界之时，“知天命”的石铭，感到无比欣慰，满头银丝的老夫人更是爱不释手，亲了又亲，抱了又抱，给女孩起了个小名叫做“元珠”（石家的大公子叫宝珠）。石铭给起名为“汝璧”，“汝”是家族排辈的字，“璧”

①《探求光明的心声》杨扬

二、名媛才女震晋阳

一九一一年，我们两千余年的封建古国正处于大变动时期。十月十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宣统三年九月初八），太原革命起义成功，拔下了大清王朝的龙旗。接着，平定山城的百姓，“忽然看见韩侯庙里的塔尖上，插着一根雪白的旗帜，在日光中闪耀着，在云霄中飘展着。这时岭下山坡上，陆陆续续可以看见许多负枪实弹的兵士，臂上都缠着一块白布，表示革命军特别的标志。”^①这时期，石铭先生对革命大局十分关心，在革命形势的鼓舞下，他又应乡人的推荐，赴省城教育界工作，随后接家眷到并，住上马街。

石评梅到太原不久，就入太原女子师范补习班（太原女师附属小学），一年后转入“预科”，然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子师范。

太原女师是当时的山西女子最高学府，座落在上马街的狄梁国公府里。狄国公名狄仁杰，山西太原狄村人，是山西的第一位状元，后来当了武则天朝的丞相，内政修明、功盖当世，封为梁国公，遂建了这座狄梁国公府，民国初改为山西女子师范学校。这是一处三轴线式的建筑群，中轴为礼堂、教员室、教室、图书馆，有长廊通道直入学校最后部的接待室。东、西部为女生寝室，各有八排，并有通道直贯其中。石评梅入师范预科后编入第二班，由于她成绩优异，考准公费学习，校方管吃、管穿，书本、文具等也由学校发

①《红鬃马》评梅

给，并搬入校内集体住宿，享受着对高才生的特别待遇。①

这时评梅的学识和思想，都有长足的进步；再加上家庭教育的关系，所以她在学校的学习成绩比同学们都好。特别是国文课，每次考试必列前茅。她的文章经常挂在学校的通道走廊上展览，教国文的老师对她十分器重。她也很有组织才干，每逢学校里开会，她总是主持者。她性情爽朗，很喜欢音乐，她弹得风琴很娴熟。由于评梅在各方面都才能出众，自然声誉很高。这时她即有“山西才女”之称。

太原女师的学生，都是宦家家庭的女子。不是豪门富家的闺秀；就是遗老新贵的小妾。学校的花费颇高，清规戒律极严。教职员工一百多人，多为女性，纵有几名男先生也都年过花甲。校内伙房因雇用男工，所以在女斋到伙房之间特意安装了转门，女生打水时即将茶壶放在伙房门前，然后转身进入转门等待，伙夫灌了水回房，女生再去提壶。女生入校是不得随便出校门的，门房有值岗的，大门上闩，只开便门供出入。女生出校，须由家人来领，先到值岗那里说明原由，在小红本上填写签字，然后由学监批准，叫来女生，偕同出校。回校时即由家长填写离家时间，以便检查是否在路上延宕。这一切对于已具开化思想的评梅来说，无疑是十分恼火的，她在与陈家珍同住时期，每当学校打过熄灯钟之后，她俩将被子钉在门窗上，继续看书学习；谈论校内的事。有时讥笑古板的白须老先生；有时咒骂几句假装正经的凶狠女监；有时为某个女生任人宰割的命运而悲愤；有时对校内无理处罚学生而不平。

有一次，阎督军的夫人来学院督学，校方为此集合全体

①《同窗学友话评梅》陈家珍

女生听她的训话。阎夫人坐在大礼堂的讲台上，大讲“德、言、工、容”、“三从四德”，东拉西扯，文理不通。评梅坐座的一片交头接耳，叽叽喳喳，使阎夫人十分尴尬，出尽洋相。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火种迅速传到晋阳大地，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太原古城。十一个大中学校，很快都建立了学生会，并派代表在山西大学集议。五月七日各校学生在海子边召开大会，群情激昂，高呼：“誓死收回青岛！”

“取消二十一条！”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大会决定成立太原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石评梅在“五四”浪潮的冲击下，不能平静了，她经常外出听取同辈们那新异的评论，回校即向同学们宣传。对女监的阻拦敢于据理力争，要求参加社会上的爱国行动。

女师毗邻的农专宣布罢课，农专学生在上马街宣传，有的学生在讲台上把自己戴的日制草帽撕毁，群众深受感动。这时女师校方严格禁止女生与社会上联络，并布置女监加强防范。此时石评梅等几个进步青年，也在校内贴出了一些标语、文章，宣传“五四”运动精神。在全市大中学校的五六千名学生向省议会和督军署请愿时，石评梅她们也都借故出了校门，到大街上去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

阎锡山对太原的学生运动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起先妄想用武力镇压，但学生们毫不畏惧，继续斗争。在学生们的斗争面前，阎督军只好改变面目，接受了学生代表提出的要求，查封了部分日货，学生们才宣布复课。

全市的风潮虽然平息了，但是女师却要按照校规惩罚“越轨闹事”的领头人，点名开除石汝璧（即石评梅）的学籍，以达到“砍一斧，以震百岭”的惩戒目的^①。石评

梅受到莫大的污辱，曾理直气壮地到督军府申辩是非。此时，阎锡山亦权衡眼下的大局，对学界领袖采取收买人心为宗旨，况且石评梅素有才名，又加女师某些老师的讲情，阎锡山亦乐得赢来一顶“爱才惜才”的高帽，就将女师“开除”的议案一笔勾销，石评梅又恢复了学籍。

石评梅在太原读书，已显露出她的反抗思想和组织能力，成为争取自由平等、女性解放的新女性。学校放假，回到故乡后，她与几个女孩子的交往活动，也对千古冰封的山城振动很大。那时的平定城，封建文化思想极为浓重，“一般的家长根本不让女孩子们上街，女校森严的大门一关，我们只能读‘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铭锺古文”，“只能懂得一些诗书礼乐，套上‘三纲五常’的枷锁，将来做一个服服贴贴的小女子罢了。”^②而石评梅却教金荷、兰妮等几个女孩子在窑顶上做操，“一会踏步，一会跑步，踏得窑顶上尘土飞扬。”当她们遭到长辈们恼怒训斥时，评梅却慢条斯理地说：“都民国啦，又不是满清朝代，您不让她们在这地方玩，整天读书、绣花、还不愁煞人。”老人们听了，也都露出了笑脸。评梅在窑顶上教女孩们放风筝，有封建遗老们喃喃道：“妮妮们放风筝，变了。”评梅响亮地回击：“妮妮们放风筝有什么稀奇，难道只应受人冷落吗？如今是民国共和、解放女性的年代了。”这些新奇的词语，在古老的山城确是闻所未闻，无疑对这些豆蔻年华的女子们富有巨大的鼓动力，对于那些封建老朽们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既使他们怒发冲冠，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听之任之。

①《五四时期的青年女作家石评梅》王庆华

②《忆少年评梅》张芝庭

山城里的名绅优仕也很敬畏评梅女士。任平定女师校长的名举竇瑞曾赞叹道：“惜乎须眉，弗如评梅，洋洋大书，潇潇才女。”评梅的诗、联、画，早已蜚声山城了。

石铭先生曾画过一幅中堂，简单的笔勾勒了一个白发老公，赤着脚，嘴里叼着一个鲜桃。画幅上还配了诗文，石铭对人讲，诗文是爱女评梅写的。原文是：

我乃上方一老仙，东方几次窃桃还；
想因王母朝天去，白鹤仙童树下眠。①

评梅还向张金荷讲解了诗画的原意，指的是东方朔的故事。对于只有十三、四岁的女孩来说，能以按画配诗，真乃闺中奇才。后来，评梅在学习作画时，也效仿其父的风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评梅曾给张家画过梅花屏风，上面也题了诗文：

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梅俗了人；
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做十分春。

评梅作画时要求很高，水里不能有半点污垢，她说：“画具要和梅花一样地清高，才能画出梅花的典雅风度。”只见她用笔一拖，就画出一枝兀立挺拔的梅枝，接着用淡墨勾勒出一朵又一朵的梅瓣，这梅瓣有反有正，有远有近，她又用几枝笔饱蘸朱红，一朵一朵地敷采上色。真是诗情画意，沁人心脾；突兀峥嵘、俏丽坚贞之情，令人心旷神怡啊。这幅摄人的绘画，曾赢得多少长辈的赞赏，也使翰林耆老感慨万分，说评梅“画风清秀，惜乎不主寿也！”②总之，评梅的画幅，出手不凡，名震山城。

①《忆少年评梅》张芝庭

②《忆少年评梅》张芝庭

石评梅的“联句”、“对联”也很有功底。一次在邻居家中联句，一个大学生出了上联：

“香花入座五福捧寿冰桃献瑞呈祥好”

别人对的下联是：

“芝兰吐芳八仙呈能红烛绕翠深院老”

因为这位大学生有言在先：谁先对上就让谁先尝元宵，所以评梅就对了个滑稽的下联：

“元宵上火三家对诗口水直淌谁先吃”

评梅对完，逗得大伙哈哈大笑。大学生否认评梅的联句，她却直率地指出：“你这个朽脑瓜，还亏你是大学生呢，现在进入了民国年间，还总是唯老八股独尊。”而后，这位大学生只好唯唯诺诺附和着：“好，先让新派女才子尝鲜吧！”

石评梅在少年时代，即能将她渊博的知识灵活地运用，并且语出新意，确是惊人之举。后来，平定流浪艺人郝富根以评梅和道德会长对“对子”为题，编了一段“哈哈笑”（即今之“评说”），虽然这个小段仅是艺术塑造，但是也极有生活基础，这也是评梅的才学在故乡山城影响之大的一个证明。

三、唯有梅花知此恨

评梅在山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之时，正值一十八岁，青春韶华之年。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她“慨国事之日非，悯女学之不振”，为寻求救国之道，决定负籍抵京，继续深造。但是，平常在家娇生惯养，从未离开过温暖家庭的爱女，真要离开已是两鬓银发的严父和身弱多病的母亲时，评梅又有点犹豫不决了。

随着评梅女师毕业回乡，她的全家也由太原迁回平定故里，定居在姑姑寺巷内的院落。这是一处辟静幽雅的小巷，开在东门城楼的北侧。石家大院紧挨着观音堂，对面是桃花潭。石家的大门上，有两个铜环，前有门墩，左右耸立。门庭过道很深，进去便是扁长的前院，左首是一间大七座，有月亮门通向后院，这是评梅的哥嫂的住房，前院的右首通向栖云阁，这是评梅的绣楼闺阁。进了石家的屏门，即是石铭先生的正院，正房坐东朝西，两边各有一处厢房，院中有花池和一个爬满青藤的葡萄架，是一个隔绝世尘的幽雅所在。午餐后，评梅常领着侄女昆林，同上窑顶眺望，青山环绕着的美丽山城尽收眼底，望远山含翠，山坡上有白羊数只，游憩其间，有水、有山、有田地，有青草原、有寺院、有古塔、有罄钹声。……”“……在黄昏时登楼一望，见暮云笼翠，青山一线，如镌天边，地上青草寸余，如铺翡翠毡，最妙的高低布置，参差起伏，各尽其趣。……”①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瓦一舍，都使她如醉如痴地爱恋，评梅真不舍远离千里之外，去度举目无亲、人地生疏的孤独生活。

评梅的家庭，“虽然不是大家庭，但人心不同，意见分歧，亦大不幸事。”②首先是她对母亲的不放心，因为父亲性格刚强固执，她的母亲有时感到苦痛。评梅是最同情母亲的，常常为了母亲的悲苦而落泪，她在日记里写道：

“……母亲在这清静的夜幕下，常常弹弄着凄切的声调，常使我在一夜枕上，流许多伤心泪。”评梅的母亲是石铭的续弦，比石铭小十四岁。嫡母在二十年前患病死了，留下了评梅

①《石评梅略传》庐隐

②《石评梅传略》庐隐

的哥哥石汝璜。世界上难作的就是继母，一种必然的隔阂，总是难以打破的。表面上虽然还算不错，只是他在汉口七运局工作，往往三四年不回家，至于她的嫂嫂呢，一个青春少妇，带着一个幼小的女孩儿，周旋于二老之间，那心情也就够可怜了。自然这个家庭中，就不免有冷寂的空气，而评梅又是天生的神经敏锐的人，她怎能看不出这深藏的阴云呢？

每当评梅看出白首银须的老父，不由的有一种暗隐的威胁令人寒噤。石铭老先生常说：“我年纪老了，脱下今天的鞋，不知明天是否还能穿得上。”老父活着就是家中的支柱，如果支柱倒了，石家也不堪设想了。”留在家中孝敬父母之意，纠缠得她彻夜难眠。

石铭看出了女儿心中的顾虑，明朗地说出了心里话：“珠儿，‘先意承志，才是大孝。’我平生爱学，也盼望后代子孙中有能继我的遗志，但你哥天生对学无缘，我对他已无所希望。而你虽然是个女子，难得你自小喜欢读书，而且对文章很有兴趣，所以我决心培养你，你有赴京深造的志向，我是多么高兴，我虽然老了，但精神还很健旺，一时还不会有什么变故，你放心地去吧！”由于她的聪明好学和意志坚强，父亲就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仍然送她读书。

石评梅在老父的支持鼓励下，负籍抵京，投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那年，恰巧女高师不招文科，她并没因此而失望，不如进别的科，或者可以求得他种技能和多得些科学知识，因之她考进女高师的体育科，立定“以健康之精神，作伟大之事业”的志向。

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当时中国女子的最高学府。一九二〇年秋，石评梅幸运地踏进了中式的红漆大门，径直到教务处去报到了。她被编入体育科第一班。然后由看

门校役引着这个身穿浅蓝色麻纱短衫，腰系元色绸裙，脚穿白鞋、白袜的新生，到了宿舍楼，由学监指令将行李搬上二楼的一个四人的寝室。从此，评梅开始了三年的“红楼”生活。

所谓“红楼”，皆是女高师外院的教室楼。校门内的第一排红楼，楼上设图书馆，馆内藏书很多，是评梅常去的地方，在这里很多新的书籍，丰富的知识，营养着初入社会的羔羊。体育科课堂第二排靠南窗下，即是评梅的座位。①下楼穿到西院，有一大礼堂，四面都装有高大的玻璃窗，礼堂的正中悬挂着一面白底金字大匾，镌刻着“忠信笃敬”四个隶书大字。礼堂的四周墙壁上，挂着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名人哲士的肖像。

沿着回廊从中院穿过后院，就可走到校内的大操场，这里有浪木、秋千，还有篮球架子等当时称为“海外奇技”的体育用具。体育科的操练场地西边，有月亮门进入小院，是学校设立的“疗养院”，在翠竹的后面，有五间洁净的“病房”，离竹屏不远有一茶廊架。这个幽静的处所，也是评梅常去陶冶情趣的地方。在这里，她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教室楼下的“会客室”，即是女生们窃窃私语的地方，每当礼拜六和礼拜日这两天，门外就堵满了汽车、东洋车。室内一对、一对的。评梅也曾充当过室内的角色。

当时，担任北京女高师校长的是许寿裳先生。这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学者和教育家，他在任校长期间，提倡科学与民主，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聘请李大钊以及一些进步教授来校讲学。这就使女高师校园里的科学与民主气氛愈来愈

①《追忆评梅》陆晶清

愈浓厚，新思潮的浪涛愈来愈激烈，这一欣欣向荣的局面，使石评梅大为振奋，特别是闻名全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在女高师讲授《社会学》、《女权运动史》等课，利用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对石评梅的影响极深，她立志“以健康之精神，作伟大之事业”。她在认真完成课业之余，一方面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从中汲取着丰富的精神营养；一方面留心时事，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在石评梅考学校的时候，多亏了几个同乡的照顾。不过她的父亲还很不放心，因此又托了一个朋友，写信给在京的朋友照顾她。①这时候，有一个少年就到女高师“会客室”来看她，这个少年叫吴天放，评梅见了吴君之后，得到一种安慰，凡是不明白或难解决的事情，都要请教他。此时的评梅，年纪很轻，不但她的父母不放心，连她自己也觉得怅惘恐怖。她想到自己是一个天真的小孩，来到这情形复杂的北京，而且又是人地两疏的地方，她的心情仿佛是一只依人的小鸟，自然很容易将一颗纯真的心，贡献于人。况且她是初出笼的小鸟，既没有经验，也不知道人情的险诈，在这种情形下，她第一步就走到荆棘丛生的禁地了。

因为吴天放是住在禄米仓一家公寓里，评梅觉得不便去找他，所以最初总是吴天放到学校去看她。这样，过了几个月，在冰雪严寒的一天，她忽然鼓起勇气，到公寓去看吴天放。就在这一天，评梅处女纯洁的心，划上了一道很深的伤痕。当吴天放和她从漫漫的谈话，进而为亲密的友谊的请求时，评梅稚嫩的心，不禁颤动。况且她原有善感的天性，不忍

①《石评梅略传》庐隐